



西巡回鑾始末記

# 目 次

## 卷 一

上諭.....一

王公大臣受辱記.....三

北塘礮臺被攻記.....三

保定失守記.....三

慶王李相與聯帥瓦德西問答記.....五

聯軍剿匪記.....三

罪魁奉旨賜死記.....四

## 卷 二

毓賢戕敵記.....五

遼東拳匪滋事記.....三

擊殺諸王大臣記.....六

## 卷 三

北京大教堂被圍記.....一〇六

南省保衛記.....一〇八

東撫袁慰帥剿匪記.....六一

拳匪毀京津鐵路記.....一四

匪黨蔓延京師記.....一九

兵匪焚掠京師記.....一九

王公大臣袒匪記.....三三

拳匪侮辱大員記.....三三

使署書記生杉山彬遇害記.....三三

聯軍攻陷大沽礮臺記.....三三

德公使克林德被戕記.....三三

津城失陷記.....三三

直隸提督張軍門死事記.....三三

英使署禦敵記.....三三

忠良受戮記	一〇九	西安聞見錄	二五
裕李兩帥死難記	一一一	戕害德使兇手就獲記	一三三
廢軍進京記(一)	一三三	宗室伯茀太史壽宮殉節記	一六三
聯軍進京記(二)	一五	卷四	
雨宮西狩記	一七	直隸藩臬往來札文	一六六
雨京駐蹕西安記	一四	端中丞勸戒秦民告示	一七〇
北京戰後記	一三	袁中丞嚴禁拳匪暫行章程	一七四
津門戰後記	一三	駐京美日兩國提督議定遼寧禁城章程	一七五
山海關被佔記	一六	記俄人治理牛莊官制新章	一七七
京津兵興簡明記	一四〇	駐劄天津辦理通商事務日本鄭領事推廣租界文	一九
東三省失守始末記	一四三	天津西官推廣管理地方告示	一八〇
東三省盛衰記	一五	天津地方衙門新定巡捕章程	一八一
李相入京議和記	一五	遼東俄兵分屯表	一八三
宣化近事記	一五	日俄德法東方海軍表	一八五
通行車約底稿	一五	通行車約底稿	一八九

和議十二款譯文原稿.....	[九]	鷹事本末記.....	[四六]
〔附記〕.....	[五]	〔附〕電文一束.....	[四八]
全權大臣與諸國欽差往來文稿.....	[五六]	和議准約.....	[五七]
會議賠款事宜述略.....	[三七]	卷 六	
〔附〕各國公使虧款按和約大綱第六條向中國 取償清單.....	[三三]	諸國往來國書鈔.....	[五六]
記李教士議辦管省教案事.....	[三三]	各國政府及中西大員往來電文.....	[五三]
卷 五		北京官商旱請回鑾函稟.....	[五二]
湖北教案條款.....	[三五]	和議中各員往來函稿.....	[五二]
宣化府天主堂案議結合同全文.....	[三六]	譯英國藍皮書所載各種信函〔本年藍皮書第五 冊〕.....	[五〇]
襄陽教案議結合同全文.....	[三七]	李中丞通飭各府縣設立教務公所札.....	[三九]
英外務大臣藍斯康答斯賓賽伯爵詞.....	[三七]	山東濰陽縣徐賡熙稟呈袁撫臺公牘節錄.....	[三八]
論中國停試事〔譯『益新』西報〕.....	[三七]	董福祥上榮中堂稟.....	[三七]
論各國向中國索取賠款之非〔譯『益新』西報〕.....	[三九]	東撫袁慰批東昌府洪太守稟.....	[三四]
議和草約.....	[四一]	景州王檢子刺史通稟各上臺稿〔己亥九月〕.....	[三五]

# 卷一

## 上諭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上諭

各省鄉民設團自衛，保護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誼，果能安分守法，原可聽其自便。但恐其間良莠不齊，或藉端與教民爲難，不知朝廷一視同仁，無分畛域。該民人等所當仰體此意，無得懷私逞忿，致啓釁端，自干咎戾。着各該督撫嚴飭地方官隨時剴切曉諭，務使各循本業，永久相安，庶無負諄諄誥誠之意。欽此。

五月初二日上諭

邇來近畿一帶，鄉民練習拳勇，良莠錯出，深恐別滋事端，迭經諭令京外各衙門嚴行禁止。近聞鄉民中多有游勇會匪，溷跡其間，借端肆擾，甚至戕殺武員，燒燬電桿鐵路。似此惑不畏法，其與亂民何異？着派出之統兵大員及地方文武，迅即嚴拿首要，解散脅從，儻敢列仗抗拒，應即相機勦辦，以昭炯戒。現在人心浮動，遇事生風，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應實力保護，俾

獲安全而弭禍變。欽此。

五月初十日上諭

西教流傳中國，歷有年所，該教士無非勸人爲善，而教民等人從無恃教滋事，故爾民教均各相安，各行其道。近來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徒，溷跡其間，教士亦難偏查優劣，而該匪徒藉入教爲名，欺壓平民，武斷鄉里，諒亦非該教士所願。至義和拳會在嘉慶年間，亦曾例禁，近因其練藝保身，守護鄉里，並未滋生事端，是以前降諭旨，着令各地方官妥爲彈壓，無論其會不會，無論其匪不匪，如有藉端滋事，極應嚴拿懲辦。是教民、拳民，均爲國家赤子，朝廷一視同仁，不分教會；卽有民教因案涉訟，亦曾諭令各地方官持平辦理。乃近來各府廳州縣積習相沿，因循玩誤，平日既未能聯屬教士，又不能體恤民情，遇有民教涉訟，未能悉心考察，妥爲辦理，致使積怨已深，民教互仇，遂有拳民以仇教爲名，倡立團會；再有奸民會匪附入其中，藉端滋擾，拆毀鐵路，焚燒教堂。至鐵路原係國家所造，教堂亦係教士教民所居，豈得任意焚燬？是該團等，直與國家爲難，實出情理之外。昨已簡派順天府尹兼軍機大臣趙舒翹前往，宣布曉諭，該團民等應卽遵奉一齊解散，各安生業。倘有奸民會匪，從中慘恿煽惑，希圖擾害地方，該團民卽行交出首要，按律懲辦。若再執迷不悟，卽係亂民，一經大兵勦捕，勢

必父母妻子離散，家敗人亡，仍負不忠不孝之名，後悔何及。朝廷深爲吾民惜也。經此次宣諭之後，如仍不悛，卽著大學士榮祿分飭董福祥、宋慶、馬玉崑等，各率所部實力勦捕，仍以分別首從解散脅從爲要。至派出隊伍，原所以衛民，近聞直隸所派之軍，不但未能保護彈壓，且有騷擾地方情事。卽著直隸總督裕祿嚴行查辦，並着裕祿派員查訪，倘有不肖營哨各官不能嚴束勇丁，卽以軍法從事，決不寬貸。此旨卽着刊刻曉黃，徧行曉諭軍民人等一體知之。欽此。

同日上諭

前因近畿一帶，拳民藉端滋事，人心浮動，迭經諭令嚴行查辦。近來京城地面，往往有無籍之徒，三五成羣，執持刀械，游行街市，聚散無常。若不亟行嚴禁，實屬不成事體。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均有緝捕匪徒稽查地方之責，豈容此輩廬聚輦轂，紛紛擾擾，搖惑人心。除諭飭管理神機營、虎神營、王大臣等，將所部弁兵全行駐廕，並遣馬步隊伍各按地面晝夜梭巡，倘有匪徒聚衆生事，卽行拿辦外，並責成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嚴飭該管員弁兵役人等，各分汎地，嚴密巡查，遇有形跡可疑及結黨持械造言生事之人，立即嚴拿懲辦，毋稍疏懈，以遏亂萌而靖地方。欽此。

五月十四日上諭

廖壽恆，着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

同日上諭

端郡王載漪，着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禮部尙書啟秀，工部右侍郎溥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那桐，均着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上行走。現在時事艱難，該王大臣等務當實心任事！欽此。

五月十七日上諭

十五日永定門外，有日本書記官杉山彬被匪徒殺害之事，聞之實深惋惜。鄰國客卿，本應隨時保護，今匪徒蠭起，尤宜加意嚴防。迭經諭令各地方官，着派巡緝密為保護，奚止三令五申！乃輦轂之地，竟有日本書記被害之事。該地方文武，既不預為防範，凶犯亦未拿獲，實屬不成事體。着各該衙門上緊勒限，嚴拿凶犯，務獲儘法懲治。倘逾限不獲，定行嚴加懲處。欽此。

同日上諭

近來畿輔一帶，拳匪滋事，擾及京城地方。迭經明降諭旨，曉諭解散，並飭下京營及近畿各軍各分派嚴為防範，乃近日焚殺之案，仍復層見迭出。奸匪造作謠言，仇視教民，波及良善，於朝廷禁令視若弁髦。無論結黨橫行，戕殺有據，即使僞託良民，不遵勸諭，樹自來立國之道，

果有縱容亂民而以自圖者乎？况現經查訪，拳民結黨，實有游勇會匪混跡其間，肆行搶劫。昨日諭令剛毅、趙舒翹等前赴良鄉、涿州等處，宣布朝廷德意。各該處安分拳民，業已具結毀棚，相率解散。足見各處燬殺之案，類係奸匪所爲。朝廷不論其滋事與否，以爲良莠之別。此等匪徒亟宜嚴加懲辦，不容稍事姑息。著宋慶督飭馬玉崑刻日帶隊馳赴近畿一帶，沿途實力勦捕。仍着嚴拿首犯解散脅從爲要義。至派出各營務宜嚴申紀律，不准藉端滋擾，以清奸宄而安良善。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十九日上諭

昨因拳匪滋擾京城，曾飭令步軍統領衙門嚴拿首要，認真梭巡，前拿獲造言生事喧喊惑衆之犯，業經交刑部正法。乃昨日夜間，城內各處焚毀如舊，且有奸宄從中煽惑，竟敢明目張膽，沿途喊殺，持械尋仇，間有殺害情事。官兵在其猖獗，城門由其出入，人心日多數驚居民不得安業。輦轂之下，擾亂至此，若再不嚴行懲辦，爲禍不堪設想。着步軍統領嚴飭各地方官兵，並着神機營、虎神營各派馬步隊伍，添派武衛中軍弁兵，會同彈壓，加意梭巡，遇有持械喊殺之犯，立即拿獲，送交提督衙門，即行正法。並着勒限將首要各犯迅即嚴拿，不准再事姑息。其僅止附和脅從之犯，應飭令刻卽解散，遞解出城。城內設立壇棚，應盡行拆去。並派載瀛奕

功溥良，載卓巡查街巷，遇有隊伍緝捕不力，隨時稽查參辦。至各城門啓閉出入，尤宜加意慎重。着派崇勳、祥普、澧深、伊立布、克蒙額、英信、松鶴、色普徵、額德雲分駐九門，監查啓閉出入。九城以外，着五城御史一體認真查辦，責成中城御史陳璧倡率辦理。並着派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貝勒載灃、大學士榮祿督飭派出各員及馬步各兵，地方文武實力遵行。倘有疏懈坐誤，卽行據實嚴參欽此。

上諭

李鴻章着迅速來京。兩廣總督着德壽兼署。袁世凱着酌帶所部迅速來京。如膠奧地方緊要，該撫不克分身，着揀派得力將領統帶來京。此旨着裕祿分別轉電李鴻章、袁世凱，毋稍遲誤。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

上諭

近因民教尋仇，匪徒乘機燒搶，京城內外擾亂已極。着各直省督撫迅速挑選馬步隊伍，就地分兵力餉力，酌派得力將弁統帶數營，星夜赴京，聽候調用。根本之地情形急迫，勿得刻延。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欽此。

上諭

近因民教尋仇，訛言四起，匪徒乘亂燒搶迭出。所有各國使館，理應認真保護，着榮祿迅速派武衛中軍得力隊伍，即日前往東交民巷一帶，將各使館實力保衛，不得稍有疎虞。如使館眷屬人等，有願暫行赴津，原應沿途一體保護，惟有鐵路未通，若由陸遄行，防護恐難周妥。應仍照常安居，俟鐵路修復，再行查看情形，分別辦理。欽此。

上諭

現在各國業經開覈，京師戒嚴，所有城守事宜，即應妥為籌備。着派載助、載濂、督飭八旗滿蒙漢驍騎營官兵嚴密防守。並派都統裕德、廣忠、符珍、敬信、恩佑、貴恆、副都統芬車、希朗阿等八員，各按段落晝夜梭巡，均歸載助節制。勿得稍有疎虞。欽此。

五月二十四日上諭

近日京城內外，拳民仇教，與洋人為敵，教堂教民連日焚殺，蔓延太甚，勦撫兩難。洋兵虜聚津沽，中外震驚已成，將成如何收拾，殊難逆料。各省督撫受國厚恩，誼同休戚，事局至此，當無不竭力圖報者。應各就本省情形，通盤籌畫於選將、練兵、籌餉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濟京師，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實際。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覬覦已久，尤關緊要。若再遲疑觀望，坐誤事機，必至國勢日蹙，大局何堪設想？是在各督撫互相勸勉，聯絡一

氣，共挽危局。時勢緊迫，企盼之至。將此由六百里加緊通諭知之。欽此。

五月二十九日旨

李鴻章、李秉衡等各電均悉。此次之變，事機雜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從不肯輕於開衅。奏稱中外強弱情形，亦不待智者而後知。團民在輦轂之下，仇教焚殺，正在勦撫兩難之際，而二十日各國兵艦已在津力索大沽砲臺，限二十一日二點鐘交付。羅榮光未肯應允，次日彼卽開礮轟擊，羅榮光不得不開礮還擊。相持竟日，遂至不守，非獨自我開。現在兵民交憤，在京各使館勢甚危迫，我仍盡力保護。此都中近日情形也。大局安危正難逆料，爾沿海沿江各督撫惟當凜遵迭次諭旨，各盡其職之所當爲，相機審勢，竭力辦理，是爲至要。欽此。

五月二十八日上諭

裕祿奏稱洋人肇釁，驟起兵端，連日接仗獲勝一摺，覽奏實深嘉慰。我朝與各國和好有年，乃因民教相仇之故，竟至決裂，特其堅甲利兵攻我大沽口砲臺，又由紫竹林分路出戰。經裕祿四處分派，復經義民竭力相助，以血肉之軀，與鎗砲相搏。廿一二等日，擊壞兵船兩隻，殺敵不少。衆志成城，民心既固，兵氣亦揚。所有助戰之義和團人民，不用國家一兵，不糜國家一餉，甚至髫齡童子執干戈以衛社稷者，皆仰託祖宗之照鑒，神聖之護持，使該民萬眾一心，卽

此義勇先行傳旨嘉獎，候事定後，再行加恩。爲團民者，惟當同心戮力禦侮，效力始終無懈。朕實有厚望焉！欽此。

六月初一日上諭

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之道。迨道光咸豐年間，准彼等互市；並乞在我中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爲善，勉如所請。初亦就我範圍，遵我約束，乃近數年憑陵我國家，侵占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肆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怨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燬教堂，屠殺教士所由來也。朝廷仍不肯開釁，仍如前保護，誠恐傷吾人民。故再降旨申明，保護使館，撫卹教民，解釋夙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公然有教士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砲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狼狽，震動我畿輔。平日交鄰之道，初未嘗失禮，乃自稱教化之國，竟無禮橫行，將恃其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朕臨御二十餘年，待百姓如愛子，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宗憑依神祇，感格人天，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成，聯轂萬古，何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

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甚至五尺童子，人人執干戈而衛社稷。彼恃詐謀，我恃天理；彼恃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卽土地廣有二十餘省，義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摧剪彼凶，以張我國之勢？其有同心敵愾，臨陣衝鋒，抑或尙義捐資，以助軍餉，朝廷不惜破格加賞，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諉，甘心從逆，竟爲漢奸，朕卽刻加誅，決不寬貸。大小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實有厚望焉。欽此。

### 上諭

義和團民紛集京師及天津一帶地方，未便無所統屬。着派莊王載勛，協辦大學士剛毅統率，並派左翼總兵英年，右翼總兵英耆，署右翼總兵載瀾，會同辦理。卽補參領文瑞着派爲翼長，諸團衆努力王家，同仇敵愾，總期衆志成城，始終勿懈，是爲至要。欽此。

### 上諭

現在中外失和，需用浩繁，庫儲支绌，所有各省應解各項京餉，着卽迅速籌撥解京海道不通，票號停歇，應揀派練事之員，由陸路趨程趕解。行抵近畿，探明道路情形，妥慎管解前進，毋稍貽誤。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 六月初三日旨

此次中外開彙，其間事機紛湊，處處不順，均非意計所及。該大臣等遠隔重洋，無由深悉情形，卽不能向各外部切實聲明，達知中國本意。特爲該大臣等縷悉言之。先是直東兩省有一種亂民，各就村落練習拳棒，雜以神怪。地方官失於覺察，遂致相煽成風。旬月之間，幾於偏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視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桀黠之徒，倡爲仇教之說。五月中旬，猝然發難，焚燒教堂，戕殺教民，闔城洶洶，勢不可遏。當風聞初起之時，各國請調洋兵到京保護使館，朝廷以時勢頗迫，慨允破格許之。各國通計到京洋兵不下五百人。此中國慎重邦交之明證也。各國在京使館，平日與地方尚屬無怨無德；而自洋兵入城以後，本能專事讒謠，或有時上城放鎗，或有時四出巡街，以致屢有放鎗傷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幾欲闖入東華門，被阻始止。於是兵民交憤，異口同聲，匪徒乘隙橫行，燒殺教民，益無忌憚。各國遂添調洋兵，中途爲亂黨截殺，迄不能前。蓋此時直東兩省之亂黨已鎔成一片，不可開交矣。朝廷非不欲將此種亂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間，操之太蹙，深恐各使館保護不及，激成大禍，亦恐直東兩省同時舉事，將兩省教士教民使無遺類，所以不能不躊躇審顧者以此。爾時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暫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議間，突有德使克林德、德晨赴總署途中，被亂民傷害之案。德使蓋先日函約赴署，該署因路途擾亂，未允如期候晤者也。自出此案，亂民皆成騎虎之勢，並護

送他臣赴津之舉，亦不便輕率從事矣。惟有飭保護使館之兵，嚴益加嚴，以防倉猝。不料五月二十日，即有大沽海口洋員面見守臺提督羅榮光索讓礮臺之事，謂如不允，便當於明日兩點鐘用力佔據。羅榮光職守所在，豈敢允讓？乃至日果先開礮擊臺，相持竟日，遂至不守。自此兵端已啓，卻非衅自我開。且中國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衅？並何至恃亂民以與各國開衅？此意當爲各國所深諒。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國萬不得已而作此因應之處，該大臣等各將此旨詳細向各外部切實聲明，達知中國本意。現仍嚴飭帶兵官照常保護使館，惟力是視。此種亂民，設法相機自行懲辦。各該大臣在各國遇有交涉事宜，仍照常辦理，不得稍存觀望，將此各電諭知之。欽此。

六月初三日上諭

李鴻章等奉諭暫行停還洋款，據實核計，請旨遵行一摺。據稱洋款若停，牽動內地釐金，亦礙小民生計，轉於餉需有害。京餉及北上諸軍餉項無從接濟等語。初議停還洋款，原因湊解軍需起見，倘各海關如常收稅，內地釐金亦不短絀。卽着照所議查照成案，按期解還歸款，用昭大信。將此諭知戶部，並由六百里諭令袁世凱，卽着該撫轉電李鴻章、劉坤一等知之。原摺着抄給閱看。欽此。